

# 美俄匪三角鬥爭的分析研究

曾虛白

## 一、引言

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是一個美俄兩雄對峙的局勢，把過去複雜混亂的「多邊均勢」轉變而成一個界劃分明的「雙邊均勢」。

世界權力之爭，從十七世紀歐洲日爾曼帝國九百多諸侯的爭霸，發展到十八世紀拿破崙戰後八強的對峙，再演變而成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極權與自由兩大陣營的結合，都是「多邊均勢」各爭上游的動盪現象。二次大戰之後，戰敗者委頓疲弱，戰勝者也力竭聲嘶，只剩了美國以未遭戰爭摧殘而一枝獨秀，蘇俄以巧取豪奪而建立了權威。於是，羣雄爭霸演變而成兩雄對峙，世界均勢，由多邊轉入雙邊。

美俄對峙意味着兩股力量勢均力敵的平衡。所謂平衡包含其主體具備的實力以及因而樹立它領導地位的號召力量。

核子武器的擁有與使用這武器的能力，到目前為止，是反映每一個國家潛在力量最敏感的測驗器，也就是二強爭雄，主體實力能否平衡的估計準繩。美國核子武器的儲備與其發展潛力超過蘇俄是三與一的對比（註一），因之，隨時可以制蘇俄於死命。但美國無意主動挑釁，致令在美國祇求嚇阻的自制努力之下，對蘇發生了權力平衡的作用。

兩巨強權力的對峙，量的平衡發生了質的變化，影響到它們領導地位的號召力量。

均勢而趨多邊，國際關係的安排有待於多角度利害的洽調，一旦多邊簡化而成雙邊，弱國喪失了發言權，兩強的協商就可以決定一切。可是，兩強權力由量的平衡質變而削弱其影響之後，領導動搖，弱國的從違又成雙方增減力量高低的法碼。於是，雙邊均勢要依賴多邊的支持，共產集團中就醞釀着擺脫莫斯科的多邊領導運動，美國的西歐盟國也生了製造第三勢力的野心。

共匪就在這個隙縫裏俾得權力雙方的注意。權力外交，本無是非可言，祇憑力量強弱作估計成敗的標準。強國應有的條件，一般論者，概列爲六：一、地理位置佔優；二、天然資源豐富；三、生產能力雄厚；四、軍備準備堅強；五、人口衆多；六、疆域廣闊。匪據大陸，除仗廣土衆民天賦優越條件足以自豪外，實未備任何強國的條件。但在莫斯科領導動搖，共產集團多邊運動積極醞釀之中，共匪藉着地理位置距離莫斯科遼遠的優勢，儼然以共產主義衛道者的姿態，跟蘇俄分庭抗禮起來。

共匪是蘇俄一手培養的傀儡。它在接受蘇俄培養尙未成熟的中途突然叛變，致令蘇俄撤退全部經濟技術的支援，矛盾尖銳到陳兵邊境時有痛受懲膺的危險。這轉變是「毛澤東思想」一手導演出來的。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說部中的英雄主義和列寧的侵略主義雜糅而成的一種特殊型態的軍閥思想。他那首「心園春」詞，（註二）充份表現了他英雄主義的姿態，林彪奉命發表的那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宣言（註三），充份反映了他侵略主義的內涵。

史達林的領導給黑魯雪夫佔了去，毛匪已心有不甘；不料黑魯雪夫竟敢摧毀史達林，間接就摧毀了他自居是史達林繼承人的地位，安得不使這個以一代風流人物自居的毛澤東，勃然震怒。「毛澤東思想」的英雄主義是促成匪俄矛盾最主要的推動力。

毛匪以農村暴動爲叛亂主幹的建議，壓倒了李立三等以城市暴動爲主幹的主張，更藉日本軍閥的愚昧，美國執政者的姑息，種種外來因素的配合，促成了他叛亂的倖倖成功，加強其掠奪戰術可以戰勝一切的信心，蔑視近代配備與科學戰術而神化了他人民戰爭的威力。於是，狂妄的英雄主義適應了實踐列寧侵略主義的要求，毛匪才敢毅然決然申斥蘇俄，拒絕援助，擺足他驢武窮兵的姿態。

毛澤東的驢武窮兵，實祇限於姿態。美俄核子武器的對峙僵持供給他不致受核子武器摧殘的一個安全掩蓋。同時，蘇俄正在共產集團離心運動中努力保全其領導地位，抱着投鼠忌器的戒心，毛雖強橫，安撫他仍勝於懲膺他；美國雖負起了世界警察的責任，但這警察忙着內部姑息主義者家務的困擾，一時也下不了揮動警棍的決心。於是，毛澤東在不冒戰爭危險的安全估計之下，以反美反蘇的姿態，公告世界，他敢獨力與現世兩強鬥，足見其威力無邊，儼然成兩強之外的第三強國了。

匪俄矛盾發動於史太林的死，民國四十五年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中黑魯雪夫清算史太林個人崇拜掀起了高潮。四十六年，黑魯雪夫讓步發表「莫斯科宣言」，暫息鬥爭。毛匪因此益增自信，在中國大陸發動統一戰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左傾冒險路線來反證黑魯雪夫溫和緩進政策的錯誤。於是黑魯雪夫又在四十八年的俄共第二十一次大會中，批判毛匪政策的失當，匪俄矛盾再度掀起高潮。同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調和了雙方歧見，又發表「莫斯科聲明」，匪俄矛盾作了第二次的妥協。直到民國五十年，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中，黑魯雪夫再度發動清算史太林，公開鬥爭阿爾巴尼亞，側擊中共，引起了共產集團內鬨的危機，匪俄分裂遂惡化到無法挽救的程度。黑魯雪夫下了台，勃里滋涅夫與柯錫金的集體領導執了政，不獨沒有改變黑魯雪夫的對匪態度，反而變本加厲，增加了對立鬥爭的程度。鬥爭醞釀發展到最近毛匪發動紅衛兵，掀起公開反俄高潮，把匪俄矛盾牽引到戰爭邊緣上來了。

匪俄矛盾的日趨惡化，應予在美俄對峙僵持狀態中的美國以有利可圖的機會。但，美國本身也有作繭自縛的許多困擾。就鬥爭本質說，美國人抱着維護人類民主自由基本人權的宏願，但對共產侵略祇採取消極抵抗的立場。這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可是美國人卻也有一套解釋。美國人以爲自由民主是人類共同的要求，共產極權是野心家剝奪人類這種要求的強制行爲。人類爭取這被剝奪的要求自會發生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野心家的強制行爲自然就會給這力量所屈服而消逝。美國政府就根據這套理論而形成了它的圍堵政策，以聯合國憲章第八章的規定爲依據（註四），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若干區域性的集體安全組織。在歐洲與美洲之間，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在美洲有「美洲國家組織」，在亞洲有「東南亞條約組織」，在中東有「中部條約組織」，有的由美國親自積極參加，有的則由美國促成而經常保持密切聯繫。此外不參加這些組織的國家如中華民國、日本、大韓民國、西班牙等，美國也跟它們分別訂立雙邊共同防禦協定和其他軍事協定。這是緊緊把共產侵略勢力圍堵在核心的一個包圍網。美國設計者以爲，祇須把侵略勢力圍堵起來不讓他向外發展，它就會內部發酵腐化而崩潰滅亡。

美國想不到，它的軍事圍堵擋不住共產侵略者的政治滲透，眼看共產黨在圍堵圈子外面猖狂活動，給美國圍堵政策的設計者以莫大的諷刺。非洲、亞洲，許多開發落後急待建設的新興國家一個個都變成了共產黨顛覆活動掠奪的對象不計外，在美國

大門口的古巴，竟也成了共產侵略勢力的大本營，美國本身安全發生了嚴重的威脅。形勢險惡，逼得美國不得不向蘇俄攤牌。在美國自制形成的核子武器均勢中，美國第一次被迫顯示了他並非均勢的威力，蘇俄不得不棄甲曳兵，狼狽敗退了。

古巴事件，使蘇俄領教到美國忍耐的程度，於是在美蘇核子武器均勢，美國自制之「均」並非真「均」的現實認識下，黑魯雪夫就積極展開他和平共處全套和平攻勢的戰略。這套戰略是配合黑魯雪夫對內放鬆管制來說服美國的。黑魯雪夫放鬆管制的理由，據說是迎合國內工業發達人民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不得不修正共產主義原有的教條來適應現實的環境。這種說法，正跟美國對共產政權的估計與期待若合符節。美國政府的圍堵政策希望共產政權核心腐爛雖然走了樣，可是共產政權不勝民衆要求的壓迫而修正其基本原則，就是共產主義變質而接近自由民主路線的徵象。這給美國決策者以勝利在望的鼓勵，開始準備張臂歡迎蘇俄的投懷合作。

同時，美俄同為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並且知道核子武器一經發動，玉石俱焚，摧殘威力之大，無與倫比。它們兩強之間，雖以彼此制衡勉強獲得了目前誰也不敢先動手的默契，但，核子武器的製造，無法永遠獨佔，任何國家，有這野心，重價邀請一批專家和收集一些原料器材，不難製造幾顆核子彈，闖進核子俱樂部裏去。一旦核子武器擴散到許多國家的野心家手裏，核子武器的控制就失掉了今日勉強得到的平衡，美俄兩國也同時喪失了它們的領導權威。因此，美俄間核子冷戰「有」與「有」的鬥爭演變而加上了「有」與「無」的糾紛。陣線劃分的轉變，反把美俄劃進了一條線，加增了它們接近的可能。

時局激轉，越南戰事的兵連禍結，把美俄與匪都捲入了戰爭的旋渦裏，決定這三角鬥爭的勝敗。美國以維護越南獨立自由的立場，應越南政府求援的邀請，把大量兵力投進了越南戰場。俄共、中共，根據共產主義國家反資本主義應該共同遵守的立場，同時爲了爭取共產集團領導地位起見，都有積極援助北越的需要。美國根據它對共鬥爭祇限於圍堵的既定國策，越戰目的但求北越停止侵略，退出越南國境，不求最後的勝利。於是，可以勝利的一切戰略和武器，都給收斂了起來，把可以速戰速決的戰局拖延成結束無期的長期消耗戰爭。俄共與中共都認定這樣一種局勢是消耗美國實力的一個好機會，要儘量保持，所不同者，中共使的是明鎗，俄共使的是暗箭。北越受到兩個共產國家背後的支持，它的恣態，跟着戰爭的發展，一天強硬一天。

最近中國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進展而成紅衛兵的造反，使越南戰局裏三角鬥爭的形勢又起了劇烈的變化。共匪自顧不暇，插手越戰的力量因而削減，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足以影響北越的當前祇剩了俄共。於是急求早日結束越戰的美國，以為結合俄共促成和平時機不可再失。乘風而起的和平奔走者跟着絡繹於途，但迄筆者屬稿的今天，尙未見北越作過願意接受和談的表示。這暗示着，越南戰場上的三角鬥爭還沒有到最後決算的階段。

美俄匪三角鬥爭，內容錯綜複雜，非提綱挈領所能盡，茲再就美俄鬥爭，匪俄鬥爭，美匪鬥爭，在以下三節裏，分別詳加分析，作更深入的研究。

## 一一、美蘇鬥爭

美蘇關係自從民國二十二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談判決定美國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兩國的冷戰鬥爭就積極展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國不斷在莫斯科、德黑蘭、雅爾達舉行會議；大戰結束之後，又在巴黎、倫敦、柏林、日內瓦先後舉行元首或外長會議。在這一個階段中，史太林運用權謀，造成其戰後惟一與美國對峙的地位，超出本文所能檢討範圍之外，姑不贅述。

史太林於民國四十二年逝世，時適值韓戰休戰急待結束，法在越南久戰不支急需解決之時。於是美國和蘇聯在四十三年五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中開始展開了兩國十二年來顯著的鬥爭。

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動機，美蘇就有了很大的距離。美國是抱着保證越韓兩國獨立完整的希望與會的，蘇俄卻要為韓共越共保持軍事既得的優勢進而控制全局的野心去的。

日內瓦會議要同時解決韓國與越南兩場戰爭，但，韓戰已在休戰的狀態中，是既成之局，越戰圍攻邊境的戰鬥展開，勝負尙在未定之天，解決方式顯有不同。

統一休戰中的韓國，主要議題是撤退外國軍隊與舉行普選。共方主張，雙方履行撤兵協議之後，應即模仿蘇聯戰後控制附

庸國所擬辦法，組織一個「全韓選舉委員會」來監督選舉。美國反對韓國未安定之前撤兵，並且主張應在聯合國監督之下進行選舉。韓戰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中就因這樣僵持而擱了淺。

越戰問題，因奠邊府的陷落使蘇俄羽翼下的北越氣燄萬丈。因此，共方要求法國承認北越、柬埔寨、寮國三邦的獨立，外國軍隊撤離三邦，以及按照蘇聯施諸附庸國的方式舉行選舉，全部經西方國家一一接受，勉強結束了這一次無法結束的國際會議。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沒有閉幕以前就離開了日內瓦，祇留下副國務卿史密斯於拒絕簽署該會的宣言之後，發表聲明，保證美國決不運用威脅或武力以妨礙此次已達成的協議。

美國在鬥爭第一回合中，受到現實環境的壓迫，顯然落了下風。適於此時蘇俄政爭，赫魯雪夫脫穎而出，掌握了政權。赫魯雪夫登台，另有一套軟硬兼施的策略，把美蘇鬥爭帶進了一個微妙的新階段。

赫魯雪夫策略的第一手，一方面炫耀蘇俄核子威力勝過美國，一方面裝出笑臉，推動他的和平攻勢。四十四年他率領了布加寧，與美國總統艾森豪，英國首相艾登，法國總理法朗士，在日內瓦開他策動的第一次高階層會議，成立三項協定：(一)德國統一，應以德國人之自由選舉完成之；(二)共同努力達成裁軍協議；(三)促進東西人物與文化之交流。此為黑魯雪夫和平攻勢之及鋒而試。及四十六年十一月黑魯雪夫在邀請世界共黨首領參加的蘇俄最高蘇維亞兩院聯席會議中，發表兩次演說，誇耀蘇俄科學進步國力壯碩，不久可以超越美國，在戰爭中，有絕對勝利的把握，但他保證共黨努力決不循此途徑爭取勝利。他希望資本主義國家能與社會主義國家舉行高階層會議，協商不以戰爭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同時，他主張，兩種制度，應該在誰能給人民以最佳生活基礎的共同目標下，和平競賽，承認現狀，互不干涉。同時，他對丹麥、挪威拒絕美國建設飛彈基地的要求備致讚揚，對義大利、土耳其允許美國同樣的請求，嚴加恫嚇。(註五)

經過這一陣大規模宣傳之後，黑魯雪夫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向駐莫斯科各國大使館遞送他的和平計劃。內容計有下列九點：(一)美俄英三國保證不使用原子彈與氫彈；(二)三國停止核子武器試驗；(三)三國同意不在西德或其他協定之地區內安放核子武

器；(四)三國繼續努力削減軍備；(五)北大西洋與華沙兩大公約組織訂互不侵犯公約；(六)在中東地區不採取危害國家獨立的行動，並不使用武力；(七)結束戰爭宣傳，增進文化貿易往來；(八)裁減在德國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各國駐軍；(九)擬訂有關防止突襲協定。

美國總統艾森豪四十七年一月向蘇俄提出和平反建議，內容計有八點：(一)美俄兩國放棄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以增強聯合國的威信；(二)恢復足以導致自由選舉而達成德國統一的辦法；(三)一九四五年雅爾達三國會議曾作承諾，保證東歐人民有選擇自己政府之權，應再予考慮；(四)訂定僅得為和平使用外空的協定；(五)停止無限制生產核子武器，並把現存核子武器轉作和平用途。美國保證此項協定成立之後，美國之削減武器必超過蘇俄；(六)停止核子武器試驗；(七)漸進地採取防止突襲措施；(八)技術人員研究監督執行裁軍承諾之辦法，(註六)

黑魯雪夫主張在三個月內再度召開高階層會議，艾森豪不能同意。他以為應先開外長會議為高階層會議作準備工作，在準備未週以前無開高階層會議之必要。黑魯雪夫建議的劃中歐為核子禁用地區以及東西兩大公約組織訂立互不侵犯公約，艾森豪避而不談，另提要求蘇俄放棄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以及保證東歐人民有選擇政府之權的兩項新建議。這是美蘇矛盾不能協調的癥結所在。

蘇俄要把中東歐變成中立緩衝區，包藏着兩個企圖：第一、使西德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解除其自衛力量，而以促成德國統一為名，藉政治滲透方式將其劃進鐵幕；第二、東歐附庸國是蘇俄不能醫治化膿的瘡，把它劃成中立緩衝區，藉以減低東歐人民對蘇不滿的情緒而緩和其叛變的企圖。美國的立場，則要堅守維護被支配國家民族自決的權利。倘然德國以及全部蘇俄控制下的東歐國家，都能夠以全民投票的合法民主程序來選擇自己的政府，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矛盾重心，集中在裁軍與德國兩個問題上。裁軍問題，牽涉太廣，頭緒紛繁，自需長時間的談判，德國問題則東西勢力狹路對峙各不相讓，無迴旋餘地，漸成矛盾焦點。直到四十七年十一月，黑魯雪夫採取威脅姿態，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通知美國及其盟邦，倘然五個月內不能解決德國問題，蘇俄準備單獨與東德籌訂和約，並以管制柏林交通之權交讓東德。局勢嚴重，卒藉美國大力支援始得解救柏林圍城之急。四十八年美、英、法、蘇四國外長巴黎會議仍不能解此糾紛，不料黑魯雪夫突於同年八

月間表示願接受美國總統艾森豪的邀請，在九月間訪問美國。

黑魯雪夫曾在日內瓦高階層會議後向東德代表團公開說明了他軟硬兼施和平共存戰略的命意。他說道：「我們贊成和平共存，但是我們必需嚴格遵守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我們不信戰爭是必要的，和平競賽足以達到此一目的。」黑魯雪夫就抱着這個信念去訪美的。

黑魯雪夫的訪美，根據他跟艾森豪在大衛營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可說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對裁軍問題，公報祇說將努力求建設性的方案；對德國問題，公報祇說把彼此獲致的了解送交有關方面徵求大家的意見。（註九）但，倘然不計實質，精神上鬆懈了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卻也可以算大衛營會談所得的重大收穫。因此，公報所說，「澄清了雙方某些問題所持的立場，因此達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倒是值得重視的啓發。因為，徵諸黑魯雪夫返國之施政措施，可以斷定，他在此行中，否定了列寧資本主義必然消滅的定論，發生了向資本主義學習的興趣。

緊跟着黑魯雪夫訪美之行，四國外長同年十二月再在巴黎開會決定四十九年五月召開高階層會議。

艾森豪了解黑魯雪夫一再敦促要開高階層會議，目的祇在宣傳，並無解決問題的誠意，因此，不願受其利用，承諾召開十分審慎。此次毅然同意召開，顯係大衛營促膝長談受到黑魯雪夫至誠感召的結果。不料，在這次會議中他仍舊鑽了黑魯雪夫的圈套，使他的威信受到無情的打擊。

在此次高階層會議開幕前數天，美國的一架 U-2 高空偵察機從土耳其基地起飛到烏拉山上空，突遭擊落。黑魯雪夫遭此意外，不獨不要求取消高階層會議，反而先一天趕到巴黎，拉攏英法，表示他熱心和平的誠意不變，同時也解除了艾森豪或將因此而生裹足不前的戒懼。他在會前訪問戴高樂，探詢西方對裁軍與柏林問題的腹案，了解西方團結，無懈可擊，因此斷定此行所獲不能於去年葛羅米柯在外長會議中所得之外錦上添花。於是他決定，要破壞這個會議，藉此予艾森豪威信以重大打擊而把破壞會議的責任推在艾森豪的身上。因此，一開會，他就要求打銷原定議程，堅持立即討論美國偵察機侵入蘇俄領空問題。接着把「好戰份子」、「侵略者」等種種的惡毒的名辭，斥責艾森豪。



艾森豪保持他政治家的風度，承認美國偵察機侵入蘇俄領空的不當，當場表示歉意外，並保證此後不再作 U-2 飛行。同時他修正美國在日內瓦會議時所提開放天空交通自由的舊案，擴大而為開放社會交通自由的新案，提請會議考慮。他希望蘇俄能同意這個提案，這才可以一勞永逸，解除這一個國際間壁壘對峙的糾紛。黑魯雪夫不為所動，繼續提出艾森豪無法接受的條件，叫囂謾罵，會議因此無法進行，英外相麥米倫從中調解奔走無效，卒由黑魯雪夫建議將高階層會議延後六個至八個月再開而宣告流產。

黑魯雪夫建議延會是針對美國大選而發的一枝冷箭。因為美國大選期近，艾森豪二屆總統任滿沒有連任的機會，半年之後參加高階層會議的美國總統不會再是艾森豪。因此，黑魯雪夫這一手，一方面表示拒絕艾森豪做會談對手，一方面卻向美國下任總統預送秋波，表示歡迎之意。因此，甘迺迪繼艾森豪上了台，黑魯雪夫搶先拍電致賀，在這位美國新總統身上寄予無窮的期待。

不料，甘迺迪登台不久就發生了五十一年古巴事件。黑魯雪夫協助古巴卡斯楚建設飛彈基地，給美國一個登堂入室的威脅。卡斯楚的倖保政權，是甘迺迪突然中止援助古巴革命軍所造成的後果，現在卡斯楚又想進一步藉俄援以威脅美國，甘迺迪一錯安可再錯，才下了跟蘇俄攤牌的決心。他明知有大批蘇俄裝配飛彈基地的器材正在向古巴海運中，五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斷然下令封鎖古巴海口，準備俄艦闖關，予以痛擊。黑魯雪夫得到了這個美國忍耐也有限度的信號，立即收篷，急令載運飛彈基地設備的俄艦改航他駛，不犯闖關的危險。

共產黨不認這種在冷戰中的挫折是失敗，祇看它做碰到障礙應另改迂迴路線的戰略轉變。黑魯雪夫的迂迴又與不求過甚的甘迺迪接上了頭。於是，美國自動撤走土耳其、意大利等處飛彈基地以補救黑魯雪夫在古巴喪失的面子，接着甘迺迪參加了日內瓦的高階層會議，一方面予黑魯雪夫以挨打後的撫慰，一方面使美蘇關係重走上向和平共處目標邁進的道路。

美蘇協調的結果產生了有限度禁止核子試爆的公約，這是幾年來裁軍談判的收穫，也是蘇俄讓步使美蘇關係漸趨接近最顯著的徵象。裁軍談判最打不開的一個結，是蘇俄堅持不准國際視察進入蘇俄國境。黑魯雪夫突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及五十二年一

月先後函告甘迺迪願接受國際視察。因此，限制核子武器的談判漸入峯迴路轉的佳境。早在五十一年九月間，八個中立國家曾在日內瓦開會，擬有美蘇都可以考慮的限制核子武器的方案。它的內容，一方面避免現地視察，一方面禁止核子試爆祇作部份的限制。所謂部份限制，即規定空中、地面與水中的試爆應加限制，而不限制地下試爆。美蘇雙方原則上都可考慮中立國的這份建議，因此定在五十二年七月中旬，邀請美國副國務卿哈里孟、英國科學部長海爾善到莫斯科商談後，先由三國發起簽訂這份公約。談判進行，異常順利，七月廿五日就完成三國初簽手續。同時，黑魯雪夫還建議要簽訂一份「東西互不侵犯條約」，美國以此事牽涉到其他盟國，未便擅專婉卻之。

這份有限度核子試爆公約，事後雖經許多國家參加簽訂，其影響實已構成東西對立兩陣營內部的許多糾紛。共匪是全力反對蘇俄簽訂這份公約的，黑魯雪夫卻故意在邀請美英代表商簽這份公約的時候，同時邀請匪方以鄧小平為團長的訪問團到莫斯科談判改善匪蘇關係，並在安排招待程序中故意歧視匪方代表，以拉攏英美，表示其努力和平之誠意。黑魯雪夫不懼共匪分裂之心理，由此昭然若揭，當另在下節匪俄鬥爭中詳加檢討。至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因這份公約簽訂而引起若干主要盟邦的不滿，卻是一種新發展。

西方國家中，反對這份公約最烈的是法國和西德。核子試爆，在地上、空中、水面舉行，所需經費與技術，皆不如在地下舉行的鉅大與艱難。現在公約禁止前三者之試爆而獨保留後者，顯有不予國力不夠充實國家以發展此項武器的機會而由三國永遠獨佔之私心。這是法國、西德以及多數國家共同不滿最普遍的理由。法國本來在核子競賽中抱着不受任何牽制、獨往獨來的姿態，因此其外長墨維爾公開表示：「在缺乏有效管制之裁軍協定之前，法國政府不願犧牲其原子軍備，這是法國國防上的基本方向。」西德因美蘇接近將以其為談判代價而戒懼，而憤懣。美、英、俄三國心理上，將西德與共匪擁有核子武器作同樣危險的估計，更使西德深感不平。因此，西德外長施若德發表威脅性的聲明道：「對歐洲的安全，德國的合作，是具有決定性的重要，」藉以表示西德之不甘受人支配。因此核子禁試協定的簽訂，使世界權力平衡開始發生了新變化；由美國與蘇俄擁有核子武器「有」的國家雙邊的對立，發展而生雙邊之外，又加上核子武器「無」的國家與「有」的國家多邊的糾紛。

這變化進展到五十六年三月初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中討論美蘇共同提案，建議訂立禁止核子武器擴散的公約，把「有」「無」之爭的內容完全表面化了。美蘇提案表示，兩強之間雖有了制衡，可是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仍有製造核子武器的可能。爲了制止此項爲害人羣的武器不再擴展起見，美蘇同意不把核子武器以及製造核子武器的知識轉送給任何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希望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也肯切實保證不再作發展核子武器的企圖。

這提案經出席國家多數反對而擱置起來，此中反對最烈的是西德、義大利、瑞典、加拿大、以色列、印度、日本那些實力與技能有製造核子武器可能的國家。法國不出席裁軍會議，可是它反對此案，不問可知。它們反對的理由最主要的是把沒有核子武器國家的手脚綑了起來，誰能保證佔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不還在儘量擴展這凶惡武器呢？

美蘇鬥爭離而復合，合而再離，極盡摸索迷離冷戰運用的變化。我們冷靜旁觀，每一變化，都是蘇方在和平攻勢中採取攻勢，美方每一次都在防禦的立場中，步步落後。最後「有」「有」之爭加進了「有」「無」對立的糾紛，更予蘇方以分化敵人的機會。但，同樣危機，也在蘇俄領導的共產集團裏呈現出來，讓我們在下一節中進一步檢討匪俄之間鬥爭的進展。

### 三、匪俄鬥爭

蘇俄在日本軍閥侵華勢力全部崩潰的時候，強據東北，把日本投降呈獻的東北資源以及全部武器保留給共匪，才使一無實力基礎的共匪逐漸壯大起來。共匪的竊據中國大陸，既是蘇俄一手培養成功的，因此，向蘇俄懷裏一面倒，奉史太林爲太陽、爲神明，是共匪在民國三十八年竊據大陸時公開宣告的政策。

直到史太林死前一年，民國四十一年，史太林準備把他的統治權讓給馬林可夫，召開十三年沒有舉行的俄共第十九屆代表大會的時候，史太林仍以「需要國內外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的要求鼓勵共匪。共匪代表團團長劉匪少奇更以「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模範」，「世界和平民主的強大堡壘」等媚辭在大會中公開頌揚蘇俄。（註八）

四十二年史太林去世，馬林可夫繼任不久，黑魯雪夫運用手腕搶得了政權，在四十五年二月召開俄共第二十屆代表大會，

匪俄矛盾才正式開始。

黑魯雪夫在俄共二十屆大會中，發動清算史太林個人崇拜，並提出經由議會鬥爭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治新理論。這是給毛匪澤東個人領導權威的一個嚴重打擊。毛匪透過他御用的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匪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內容的文章，反對黑魯雪夫的清算史達林，稱史太林生平雖有小疵，然「功多於過」，仍為共產主義者不應否認的領導。黑魯雪夫那時候初得政權，對內正在進行整肅，對外正在阻止國際共產黨的離心運動，不敢多方樹敵，爲了緩和毛匪的攻擊起見，在民國四十六年召開共產國際會議發表了「莫斯科宣言」，藉以緩和毛匪的歧見。

於是，毛匪得意忘形，發動了「統一戰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運動」，說這是社會主義可以一躍立刻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捷徑。這是向黑魯雪夫漸進政策直接挑戰。於是，黑魯雪夫不得不在民國四十八年第二十一屆俄共代表大會中，作他七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報告時，把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作了一次系統的分析，跟着對毛匪這種左傾冒險路線，旁敲側擊，暗諷其幼稚而未經深長的考慮。毛匪不甘示弱，在民國五十九年四月，慶祝列寧八十週年誕辰，以保衛列寧主義的姿態，囑其御用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系統地展開了反對黑魯雪夫修正主義的理論鬥爭。後經俄共與匪幫往返洽調，卒在同年十二月召開莫斯科會議，把雙方政見再度調和，發表了「莫斯科聲明」，作匪俄矛盾的第二次妥協。

黑魯雪夫的修正主義既不能滿足國內人民自由民主的要求，反引起了共產國際離心運動的繼長增高，於是，他不得不在民國五十年十月召開第二十二屆俄共代表大會，再度發動清算史太林，公開鬥爭阿爾巴尼亞，側面攻擊共匪。這次俄共大會，是在黑魯雪夫四十八年訪問美國之後召開的。我們在第二節中曾經說過，黑魯雪夫訪美，使他否定了列寧資本主義必然消滅的定論，發生了向資本主義學習的興趣。在這次俄共二十二屆會議中黑魯雪夫表現，我們找到了充分的證據證實我們的這番推論。因爲，在這屆大會裏，他提出了俄共的新綱領，全文達四萬七千字，表演共產主義可能達成改善人民生活的奇蹟，保證在二

十年內，蘇俄人民可享有自由教育、公舍、公車、公電、公水，超過資本主義的美國。大會結束後，黑魯雪夫更在繼續召開的俄共中央委員會會議席上表示，「個人崇拜的時代已成過去。」「吾人必須依循列寧的意見，即在必要時，須採取資本主義者之優點及長處。」（註九）

俄共二十二屆代表大會是匪俄鬥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在這以前，俄共內心深感違背反資本主義黨綱規定之不安，再加上，共匪叫囂，引發東歐附庸離心運動一發不可收拾之威脅，故在二十屆與二十一屆俄共大會中，黑魯雪夫雖兩度表示了堅強的姿態，仍因此顧慮而先後發表了「莫斯科宣言」與「莫斯科聲明」兩度與共匪妥協的文告。可是，黑魯雪夫訪美之後，睜開眼睛，看清楚了資本主義的成就，知道過去那套「豪奪」的手腕是要闖禍的，祇有「巧取」才能制服美國。因此，他決心寧願冒與共匪破裂的危險，要全心全力展開他「和平共處」的和平攻勢了。

黑魯雪夫下台，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的集體合作取代了蘇俄政權的領導，還是繼承着黑魯雪夫的政策，走着黑魯雪夫走過的老路。所不同者，匪俄矛盾尖銳到劍拔弩張，共產國際分裂到不可掩蓋。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召開的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共匪、日共、紐西蘭共、與阿爾巴尼亞共都拒絕派代表參加，而一向親共匪的韓共與越共的代表團不獨為大會的座上客，並且發表了「蘇俄是祖國」獻媚之辭。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大會總結報告中，表示了蘇俄的政策還是黑魯雪夫主義的重申。雖然布里茲涅夫強調，「所有共產黨要堅決爭取在反對美國侵略越南中採取聯合行動」，可是他又說，「我們同美國的關係惡化了，但是，蘇俄並不放棄和平共處」。對共匪，他仍表示，「我們黨和人民，誠摯的想同中國共產黨友好。我們準備好在任何時刻，同中共領導人一道，重新討論現有分歧，以便在馬克斯列寧主義原則上，找到克服分歧的途徑。」他又繼續說，「俄共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兄弟黨的意見，即共產黨的國際會議是保證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團結。當召開新會議的條件成熟時，我們擁護召開新會議。」（註十）

在這段報告中，布里茲涅夫暴露了俄共對共匪的新戰略。它是以表面和善實際凶狠包着絨布的鐵拳揮擊共匪的。布里茲涅夫以誠摯的態度希望共匪言歸於好，實際克里姆林宮正在把原來親共匪的國際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拉到俄共懷裏，這次大會

韓越共的與會已見了功效，顯示共匪已陷進了四面楚歌孤立的困境。布里滋涅夫所謂的「條件成熟」要召開共黨國際會議，就意味着，祇等共匪眾叛親離形勢確定之後，就要召開共黨國際會議，在國際和平鬥爭壓力之下，使共匪就範。

跟着毛澤東因政權旁落在中國大陸發動了紅衛兵的造反運動。毛匪因為要加強他對內鬥爭的團結號召，需把這次對內造反加上一層對外抵抗的禦侮色彩。於是紅衛兵以造「當權派」的反為目標之外，加上一個造「蘇俄侵略」反的第二個目標，把反俄運動攪得如火如荼起來。接二連三的海內外紅衛兵圍攻蘇俄大使館，跟着中蘇邊境大軍雲集，形勢緊張，構成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危險。

以上是匪俄鬥爭發展經過的扼要敘述，下面我想把匪俄鬥爭的理論內容，作一次簡要的說明。

俄共、中共在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因國力的懸殊，有前鋒與後衛地位的不同。因此，在爭取國際領導的鬥爭中，它們在理論上，就有了不同的主張。

最基本的論點，匪俄雙方對帝國主義有了不同的估價。毛匪根據列寧把帝國主義比做「泥足巨人」的批判（註十一），認定「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註十二），縱使「現在帝國主義有了核武器，亦絲毫沒有改變它的腐朽、沒落和外強中乾的本質」（註十三）黑魯雪夫却說，「現在帝國主義已經不是從前那種統治世界的帝國主義。如果說，它現在是紙老虎的話，那末，說這話的人應當知道，這只老虎有核子牙齒，因此，不能輕率對待它。在同帝國主義的相互關係中，應該進行互相妥協。」（註十四）因此黑魯雪夫斥毛澤東是「冒險主義」，要把全世界「拖入核熱戰爭」，毛澤東則痛罵黑魯雪夫是「胆小如鼠」的「投降主義」者。

黑魯雪夫為貫徹他和和平共處的理論，不得不修正列寧對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說法。他說，列寧的時代跟現時代有了距離，「我們不能機械地重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話。在現代條件下，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註十五）毛匪却力爭列寧思想的正確。因為「戰爭是剝削制度必然的產物，現代戰爭的起源是帝國主義制度，帝國主義不消滅，戰爭決難避免，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者不能陷入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泥坑。」（註十六）。提到核武器，黑魯雪夫強調核子戰爭的毀滅性，

因此他說：「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只能作一種選擇，或者是和平共處，或者是毀滅戰爭。」（註十七）。毛匪反對說：「歷史的發展，只能有人類毀滅核武器，決不會核武器毀滅人類。」（註十八）他強調，莫斯科聲明說，「如果帝國主義狂人發動戰爭，世界人民將清除和埋葬資本主義」的立論還是正確的。

和平共處，本來是列寧擊退了外國武裝干涉後所訂的對外政策，毛匪當年也提倡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萬隆會議中贏得了亞非國家的喝采。現在黑魯雪夫提倡和平共處，爲什麼毛匪又要反對呢？毛匪對這點也有解釋。他以爲，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祇是階級鬥爭的另外一種形式。可是黑魯雪夫現在要放棄階級鬥爭，通過和平共處，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秩序，那就是向資本主義投降了。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取怎樣的手段，成了匪俄爭執最主要的焦點。列寧在他的「預言」中說：「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會認爲，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黑魯雪夫一反列寧的這種看法，以爲資本主義經過議會鬥爭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說，「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使議會從爲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變成爲勞動人民服務的工具，」是可能的（註十九）。於是，毛匪以衛道者的姿態振振其辭說道：「統治階級從來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對於國際共產黨的內部團結問題，匪俄之間又生了無法協調的爭論。「莫斯科聲明」中黑魯雪夫讓步訂下了所有馬克斯列寧主義政黨都是獨立、平等的原則，因此毛匪即以此爲根據申斥黑魯雪夫違背了這原則。他說，黑魯雪夫「不以平等待人和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的做法」，是「大國沙文主義」，他要堅決反對。（註二十）但鞏固蘇俄領導是黑魯雪夫不能放棄的主義。他要把蘇俄爲首的社會主義國際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政治體系、經濟體系與軍事體系。他並且計劃以經援的方式實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際合作與專業分工。這是附庸國家必需依賴蘇俄爲母體的一種變相的殖民政策。毛匪不甘，要建立他自己的那一套。因此而作了他「三面紅旗」的驚人表演，因此而使黑魯雪夫震怒之下發動了一連串停止援助、撤退技術人員、追還債款等脅迫措施。

這些理論鬥爭的背後，毛匪實懷着一肚子借刀殺人權力鬥爭的陰謀。因為，毛匪知道掩護在美俄核子僵持的均勢之下，他自己沒有吃核子彈的危險，可是，借着共產主義教條的神聖，以背黨賣友的罪名，脅迫俄共，一方面加強美俄矛盾，以美之矛攻俄之盾，他在一旁坐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面，打擊俄共威信，結附庸國家的歡心，達成他爭取領導的雄心。

然而，事實的發展，並不能符合毛匪的期待。匪俄矛盾引發了共匪對外對內都不利的變化。

就對外的變化說，國際共產黨呈現了分裂的現象。最初一個階段，黑魯雪夫為首的俄共及其修正主義，雖還有鐵托提倡的「南斯拉夫道路」的修正主張和陶里亞蒂提倡的「意大利道路」的「結構改革」論等種種不同的紛歧，但就其號召力廣泛面來看，仍可說蘇俄已獲得了國際共產黨大多數的支持。共匪則以其所謂「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叛亂經驗為號召，對亞洲和落後地區在最初階段中發生了若干影響。特別在古巴事件發生後，共匪以向美帝投降抨擊黑魯雪夫，贏得了若干共黨的喝采。於是韓共、越共、日共、印尼共以及阿爾巴尼亞共、巴共、紐西蘭共，一時都成了共匪的羣衆。可是，好景不常，共匪的驢武姿態逐漸嚇走了這些隨從，在俄共二十三次大會中跟它休戚相關的越共與韓共都走進了蘇俄的陣線裏去。共匪反俄的結果造成了自己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

再就對內部份來檢討，匪俄矛盾在匪黨內部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右傾思想的滋長是毛澤東執行左傾冒險路線的阻力，是黑魯雪夫推行修正主義的溫床。它不僅打擊毛匪在匪黨內部的威信，同時也動搖了他的領導地位。匪俄矛盾又使匪偽政權發生經濟上的恐慌。蘇俄停止經援，撤退技術人員，使共匪工業停滯，生產退嬰，蘇俄更迫索舊債，使共匪財政困難，外匯拮据，糧食危機日趨嚴重。因此激發了匪黨幹部的反毛情緒。最後而最重要的是蘇俄軍援停止，軍事技術人員撤退之後，使匪軍配備落伍，訓練無人，不得不提倡井崗山時代的土匪戰術以塞責，使軍隊幹部深感不滿，也激發了反毛的情緒。

於是毛澤東在匪黨政軍各級幹部反毛情緒高漲的刺激之下，不得不為恢復其領導而組織紅衛兵，以打擊他一手提攜的幹部而實行造反了。

匪黨幹部的所以要反毛，祇因為毛匪愚昧將使大家同歸於盡，並不跟蘇俄的反毛發生過任何聯繫。我們看到反毛領袖如劉



少奇、鄧小平等都領導過匪代表團出席共產國際會議和俄共大會展開過熱烈的鬥爭場面，就可證明我判斷的正確。但，土匪造反加增了匪俄矛盾的鬥爭熱度之後，俄共跟反毛的匪幹們在達成共同目標的要求之下，却有接近的可能。俄共已經把這意圖作過公開的表示，使匪俄矛盾又發生了一隻轉變的新角度。

匪俄矛盾將在這個新角度中發展下去。雙方雖擺足了劍拔弩張的姿態，可是沒有那方面真有引發戰火的企圖。蘇俄方面，固不願負共產集團中兄弟黨同室操戈的罪責，共匪方面，萬方多難，也沒有力量對蘇俄開關一個戰場。滲透顛覆製造敵方的內部腐爛，本來是共產黨的看法本領，匪俄矛盾自將照着這個路線發展下去。

#### 四、美匪鬥爭

我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美國受共匪的蠱惑，圖以聯合政府方式調解匪幫的叛亂，致匪勢囂張，大陸淪陷。美國政府見大錯已成，急圖洗刷，於是發表白皮書，於推卸其應負責任之餘，並表示其靜觀待變的態度，作改變立場的準備。

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意外的轉變，毛匪是沒有準備的。那時候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毛匪除發表其新民主主義以求暫定人心外，實在沒有其他穩定政權的具體辦法。擾攘一年之後，到了三十九年六月六日，毛匪才發表了他的所謂「六六報告」，坦白檢討他一年來施政的失敗，提出了三個條件和八項辦法，「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施政綱領。所謂三個條件就是「土地改革」、「合理調整工商業」和「節減國家機構的經費」。同時，他承認要「土地改革」與「工商政策」實施有效，還要有三年的努力。

毛匪的這篇文告證明他三十九年六月六日正準備在安定的局面中實施共產主義的剝削政策，絕對沒有出國作戰的企圖。

不料，蘇俄竟策動北韓在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向南韓進攻了。韓戰爆發，北韓不遵聯合國停戰命令繼續挺進，美國以警察行動介入了戰爭。北韓攻勢猛烈，南韓節節敗退，美軍仁川登陸，聯合國部隊乘勢反攻，追敵越過三十八度分界線，接近鴨綠江邊。直到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規模的匪軍才在東北邊境越界參戰反攻，聯合國部隊被迫後退。

匪軍是在韓戰爆發後五個月才參戰的。在毛匪沒有作參戰決定的猶豫期間，蘇俄外長莫洛託夫曾經專程到北平跟毛匪長談了好幾天。足證毛匪參加韓戰是面受蘇俄指示來代替蘇俄到韓國戰場上去擋聯合國討賊的雄師的。

毛匪到了這個階段高呼「反美援朝」，確定了他跟美國敵對的態度。

美國在韓戰中看清楚了毛匪的猙獰真面貌，確認了自由中國在台灣足為反侵略堡壘的眞價值，這才抓住蘇俄代表馬立克因力爭共匪代表參加聯合國而退席聯大安全理事會的機會，在聯大安全理事會中通過了「譴責中共為侵略者」的法案。於是，防止台灣被襲的美國第七艦隊開進了台灣海峽，韓戰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訪問台北之後，美國就派遣軍事援華顧問團常川駐台。美國跟共匪的敵對態度這才逐漸明朗化起來。

韓戰拖到民國四十二年，適逢美國大選之年，艾森豪迎合美國人民厭戰的心理，以結束韓戰自任，而當選了總統。於是，四十二年七月就以三十八度劃分南北韓了而不了的條件把韓戰休了下來。美國這一次草率的措施，功罪姑且勿論，單就毛匪言，却予其猖獗以莫大的鼓勵。因為，毛匪以為韓戰是給他一個測驗「人民戰爭」與現代戰爭戰鬥力強弱的機會。美國急求休戰，最少是美國戰鬥力衰弱的表現，因此，使毛匪堅定了他土匪式的戰鬥方式的確威力無邊的自信心。毛匪的這份自信心，加強了他對美鬥爭的勇氣，後來更因為有了這份自信心，才不怕蘇俄撤退軍援的威脅，結晶而成他嗾使林彪發表那篇騰笑萬邦的「人民戰爭萬歲」的宣言。

韓戰休戰期中，中南半島又因法國殖民政策崩潰而激發了戰爭。法國殖民控制失勢，留下來的政治真空，產生了南越保大政權與北越胡志明共產政權的對立。毛匪乘機支援胡志明成了他另一側翼的勁旅。於是，毛匪北挾北韓，南挾北越，儼然在四十二年為解決韓越問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席上，以東方共產盟主的姿態跟西方國家分庭抗禮起來。那時候，蘇俄羽翼中共的態度未變，力爭共匪代表的權位問題，更增加了毛匪的氣燄。美國代表杜勒斯不勝匪方這種氣燄的壓迫，在閉幕之前離開了日內瓦。美國政府並拒絕簽字在這份表現西方屈服的日內瓦協議上。

日內瓦會議之後，美匪正式展開了鬥爭的態勢。美國方面，積極完成其圍堵戰略中遠東方面的部署。在自由中國完成其合

作撤除舟山，大陳等突出防線之後，加強防衛台澎之軍事佈置，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簽訂兩國共同防禦條約，再進而團結與東亞有密切利害國家如英、法、紐西蘭、澳洲等，與東亞受共匪威脅的國家如泰、菲、巴基斯坦等簽訂東南亞防禦條約。日內瓦解決越南問題協商決定的文件，美國雖未簽字，却另發聲明表示支持此項決議，以爲必要時援助越南的準備。這一個從鴨綠江起至暹羅灣弧形的包圍圈把共匪困在核心，實現了美國圍堵政策的理想。

共匪方面的反擊，使出共產主義者慣用的手法，不作軍事上的對壘，採用政治上的迂迴。它的戰略，集中在爭取中立國家。以印度、印尼做它主要爭取的對象，而最終目標則想一網打盡亞、非、拉丁美洲三大地區裏的新興國家。印度的尼赫魯最先受到周匪恩來「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感應而五體投地，願供奔走。跟着印尼的蘇卡諾也竭誠擁護甘心搖旗吶喊。於是毛匪一手促成的亞州會議四十四年四月在印尼萬隆開幕，周匪恩來代表匪方出席，把他那一套和平共存五原則的呼聲，在印度、印尼此響彼應之下，控制了整個會場。在這時期，很多脫離西方殖民政策控制新成立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確把共匪認做可以協助它們獨立自由創建新國家的盟友。毛匪政治滲透的戰略，解除了它們心理上的武裝，在美國包圍圈外得到滿載而歸的斬獲。這可說是予美國圍堵政策以一個入骨三分的諷刺。

周匪恩來同時在萬隆會議席上向美國也展開了他的和平攻勢。他公開表示，共匪願與美國以直接談判的方式解決雙方不能解決的糾紛。美國最初的反映是拒絕不加考慮，後經尼赫魯與英首相艾敦的一再敦促，卒於四十四年同意跟匪方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的會談。

在美匪會談沒有舉行以前，匪方先在海南島空中行凶，擊落國泰民航機，跟着就叫囂犯台，砲轟金門，製造緊張形勢，顯見匪方將藉以要挾美國，俾在會談中照它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周匪恩來在萬隆建議美匪會談之時，也曾提到「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爲商討問題之一，當時美國國務院就發表聲明說：「在台灣地區，我們有一個自由盟邦中華民國，美國當然堅持自由中國以平等地位參加有關該地區問題的任何會議。」此後，美國政府把這態度，作了逐步的修改。第一步修改是，討論台灣地區問題涉及有關中華民國的一定要中華民國參加。第二步，在美匪會談已成事實時，我外交部長葉公超向記者報告美國政府的

態度說：「在美匪舉行會談之前，美國曾向我政府提出保證，保證在此次談判中，美國決不涉及及中國政府的要求、權利及重大利益。」（註廿一）凡此經過足證匪方攻擊重心在台灣問題，美方深知其詐，先作步步為營的準備。

會談開始以匪方釋放美俘、美方准許留美中國學生返回大陸為第一項議程，取得協議，勉強造成類似見面禮的和諧空氣。會談進入第二項議程就觸及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擱了淺。匪偽外交部曾在四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把雙方會談紀錄公開發表，綜其內容如下：雙方代表同意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則。美方主張這一原則一樣可以引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準繩，匪方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有關問題皆為中國內政問題，不能引用解決國際問題的原則。（註廿二）美匪會談就因這個問題的僵持不下而擱淺下來。但會談在形式上仍若斷若續一直到四十六年十二月因美方大使離職派大使館秘書代表出席，經匪方拒絕而會談正式停止了。

四十七年七八月間匪方以空前猛烈的炮火封鎖金門，企圖窒息我守軍作進一步攻台的準備。就在同時匪方向美國政府提出十五天內恢復會談的最後通牒。這顯明是匪方以軍事作外交後盾的一種新攻勢。美方在台海局勢緊張情況之下，自亦歡迎跟匪方直接接觸的這個機會。但會談因美方大使離職而停下來，匪方既堅持出席代表必以大使級，那末，會談地點祇好從日內瓦遷到華沙，另派美駐波蘭大使比姆做出席代表了。

華沙會談當然要集中在處理金馬危機，而共匪放棄使用武力仍為美國鑒而不捨的談判原則。我台海軍事上的得手，使匪方敲詐美國失其憑藉，於是美匪會談又恢復了若斷若續的舊態。

這個馬拉松式的美匪會談，一直拖到現在開至一百三十幾次，仍舊沒有一點收穫。當甘迺迪做總統的時候，曾作接近匪方的嘗試，囑美方代表提出交換記者訪問，彼此減少敵對宣傳等匪方容易接受的要求以為試探，一都遭拒絕了。匪方對美方所提建議，祇有一個答覆：台灣問題不解決，一切免開尊口。

然而這種雖有若無的會談，雙方都樂意維持，都不願作終止它的考慮。理由很簡易，在鬥爭進行中，雙方都希望保留一個可以窺探對方的反響的窗洞。就美國方面說，這就反映了它圍堵政策的技術運用，一方面堅守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打開大門

，歡迎敵人隨時坐到和談桌子上來。

美國政府這種祇守不攻的鬥爭方式，在與匪鬥爭日趨緊張的高潮中，發生了反挫，使美匪鬥爭增加了更複雜的因素。

這就是美國國內竟產生了責難政府與匪對立不顧現實的民間運動。這種責難醞釀到五十五年掀起了高潮。在主席福爾勃萊德策動之下，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邀集哥大教授巴奈特、哈大教授費正清等領導姑息主義的知識份子到參院聽證，批評政府抹煞共匪控制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之不當。同時，自稱代表二千七百名會員的亞洲研究協會的一百九十八名學人在紐約時報登大幅啓事要求政府與共匪公開談判下列議題：(一)交換外交代表，(二)放棄使用武力作為政策的工具，(三)控制原子武器，(四)終止對匪禁運。此外民間團體如「美國聯合國同志會」，「美中關係委員會」等左傾份子的集團，發動了為匪張目的宣傳運動。同時，加州大學等好幾處大學生發動「強教」「強坐」等示威運動以為響應。於是姑息氣氛瀰漫了全美。

一般論者以為美國的這種姑息氣氛是起因於其知識份子思想多數左傾。加大教授利潑里Seymour M. Lipset指出知識份子所以致此的三點原因(註廿三)：(一)經濟上地位落後。美國工商業為重心的社會，每以貧富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智識份子收入不如人，遂生懷才不遇之憾。(二)政治上無出路。美國學府林立，大學畢業生成千累萬，政治活動，競爭劇烈，難免有遺珠之憾，而使若干知識份子懷着酸葡萄的心理。(三)受到社會的壓力。知識份子所參加的社團，左傾思想既成了一時風尚，即有不同意見亦不敢作公開的表示。

我相信利潑里教授的這樣分析，對美國大多數知識份子相當正確的。因此，他們無意中助長了共匪在美國的氣焰，是可以原諒的。但，另外有一部份混在這個反政府的浪潮裏的活動份子，卻是共匪反美鬥爭的尖兵，不能跟一般知識份子相提並論了。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報告，美國各大學的這些學生運動，多半有共產黨在幕後操縱。有許多，他都可以舉出姓名來。美國共黨團體以「新左派」為號召，此中以「翟柏 Dubois Club 俱樂部」最鋒銳。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黨外圍組織。

(註廿四)。這個俱樂部還有一個共產黨主持的訓練機構，在暑期中訓練學生，畢業後為會員、為組織服務，由共產黨給週薪三

十美元。會員分散到各大學，領導學生運動，多數成爲不讀書的職業學生。毛澤東思想是訓練時主要的課本。

像「瞿柏俱樂部」同樣性質的「新左派」青年團體，美國還有一打以上。有一個美國奧亥奧州的青年名非立蒲·羅斯 Philip Luce 參加了一個所謂「進步勞動黨」，因爲上級組織不說理由強迫他發動學生暴力運動起了反感，寫了一本書，把共黨在美活動的內幕全都暴露了出來。他在書裏說，「進步勞動黨」祇是一個掩護，實際操縱他們活動的都是老共產黨員。他並且指名道姓，列舉地址日期把美共主席赫爾的陰謀活動如數家珍地鋪敘出來。美共見書大嘩，判羅斯爲「革命行列中的最大敵人」，欲殺之而甘心。

非立蒲·羅斯受到美國衆院「非美行動委員會」的注意，當該委員會考慮制定新法制裁反政府非戰活動時，邀他出席聽證，竟造成「新左派」在國會中狂呼亂叫的鬧劇，當時竟有人指美國政府是「越戰的劊子手」，指詹森是「戰犯」，應負「把美兵趕到越南戰場去送死的責任。」（註廿五）美國「新左派」的如此囂張，也就是共匪的鬥爭尖兵在美國的社會裏肆無忌憚的表現。

美國內政上黑人爭取平等地位種族歧見之爭，可說是美國政治完整的一大弱點。共匪在對美鬥爭中，緊緊掌握到這個弱點。五十五年八月八日北平舉行一次萬人的羣衆大會，紀念毛匪三年前支援美國黑人爭取公權的宣言。這一個例行大會本不足奇，可是令人驚奇的是在這大會來賓中竟出現了美國領導黑人暴動的一位中心人物，名叫衛立士 Robert Williams（註廿六）。衛立士是美國黑人「革命行動運動」的主席。他活動的大本營在古巴，他本人就是卡斯楚的爪牙。「革命行動委員會」的會員都受過遊擊訓練，並且配備著精良武器（註廿七）。衛立士的領導這個黑人團體，證明美國黑人運動有共產黨的背景，而衛力士的出現在北平羣衆大會中，更證明了毛匪跟美國黑人運動關係的怎樣密切。

毛匪對美鬥爭從外交嚇詐發展到政治滲透深入美國社會基層登峯造極之時，亦正是他權術運用控制失靈衆叛親離不得不發動紅衛兵造反面臨政權崩潰危機之際。紅衛兵的四清口號，使美國那些爲匪張目者啞口無言；林彪的「人民戰爭萬歲」文告使美國的反戰反徵召的顛覆份子失去藉口。毛匪在美國鬥爭成就的收穫竟受他自己在家里措置乖張的影響一掃而空。

同時，共匪萬隆會議號召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的那一套鬼蜮伎倆，經不起美國的真誠援助配合着自由中國的技術合作，真偽的對比，釐然在目，於是，在中立國家公平選擇之下，共匪不得不承認對美鬥爭的全盤失敗了。

## 五、現狀檢討

我們在上面三節裏分別把美、俄、匪三角鬥爭的經過作了深入一些的檢討，在本章裏擬分析當前局勢來作一個總結。

美俄鬥爭，雖然在歐洲因法國與西德的轉變而起新變化，雖然在中東因回猶的對立而展開了新磨擦，但雙方注意都因越南戰事而集中到東南亞來。同時，越戰的發展，共匪傾全力支持，越戰的變化跟共匪存亡發生了密切的連繫。

因此，美俄匪的三角鬥爭現在已集中在越戰中。

就美國的越南政策言，它要確保越南的獨立自由，要使越南成爲共產侵略威脅東南亞的屏障。美國對北越的要求祇限於停止對南越有關軍事與政治的任何侵略行爲。因此，美國的策略，雖一開始就聲明不蹈韓戰的覆轍，實際打的仍舊是韓戰時的有限度戰爭，祇以屈服敵人不以消滅敵人爲作戰目標。

共匪援越是配合它反對蘇俄修正主義，支持馬列正統黷武號召而見諸行動的一種挑戰。它在韓戰中因美國的迫切求和倖獲得到了鼓勵，以爲美國參戰的忍耐心有限度，祇要把戰爭拖延下去，越戰也可像韓戰一樣，在休戰狀態中，反映了北越的勝利。假定越戰也能得到韓戰一樣的結束，共匪就可以傲視整個共產國際，證明它的黷武政策是打擊資本主義的正確路線，蘇俄的確是胆小如鼠的投降主義者。

蘇俄雖然主張和平共處，實際並沒有放棄它埋葬美國的最終目標。可是受着內外形勢的壓迫，它不得不暫時擱置這一個遠程目標，來應付共匪迫在目前的挑戰。就越戰說，把美國拖在這個戰爭漩渦裏，儘量消耗它的實力，是埋葬美國實施有效的一個好機會，蘇俄決不肯幫助美國跳出這個漩渦來的。但，爲了證明它「世界革命不必用戰爭方式」和「帝國主義是有核子牙齒的紙老虎」那套理論的正確性起見，蘇俄也決不肯因越戰而跟美國站在針鋒相對的對立地位。在不讓美國免除越戰負擔同時又

不跟美國對立的兩大前提下，求妥慎的處理辦法是不容易的。因此，到目前爲止，一方面外長葛羅米柯訪美，總理柯錫金訪英，蘇俄對西方國家儘量表示其願任調人的姿態，另一方面它又公開指責美國轟炸北越的無人道，以大量戰略物資供應北越，並責難共匪不肯合作援越，是幫助了美國。蘇俄對越戰的姿態，充分表現了它在這兩大前提下處理難得平衡的困擾。

蘇俄姿態的搖擺不定，予美國「聯俄制匪」政策以莫大鼓勵。同時配合上共匪因紅衛兵造反，內部混亂無暇外顧，勢必減退其對北越的影響力。匪方影響力的減退必然是蘇俄影響力增加的徵象，那末，在蘇俄控制下的北越一定比較容易就範了。這是本年開春以來，美國本身以及其他親共非共國家紛向北越試探和平的動機所在。試探的結果，北越變悍如舊，沒有作過一點願意接受和談的示意。

我們雖然沒有資料可以證實北越的變悍是共匪的策動，但胡志明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才作這決定却是毫無疑問的。因爲，在韓戰中吃到了美國不求勝利的甜頭，要把越戰打成韓戰，「毛澤東思想」的這套理論早已說服了胡志明。現在，美國再度犯了韓戰時代的老毛病，胡志明怎肯放過這個機會改變他的變悍姿態呢？

美國人愛好和平，憎惡戰爭，因此沒有支持長期作戰的耐力。美國這一個弱點給共匪抓住了。同時，美國總統，四年一換，倘然一場戰事在更換總統大選期近的競選熱潮掀起之前未能結束，結束這場戰爭必然就成爲競選的主要目標。這是美國的一個弱點，也給共匪抓住了。共匪就抓住了美國這兩大弱點在艾森豪競選當口爭取到韓戰的結束而以勝利者自居。（註廿八）

「毛澤東思想」發現的美國這些弱點，也必深深影響到胡志明。胡志明看到美國總統又面臨大選之年，詹森急欲結束越戰的心理，必然會把越戰跟艾森豪結束韓戰一樣地滿足了他的期待。

可是，結束戰爭，可以在和談桌子上完成，也可以在戰場上爭取。艾森豪採取了前者，詹森未必會依樣畫葫蘆。這是「毛澤東思想」沒有顧慮到的漏洞。詹森的關島會議，加強美國在越戰中戰略部署已經顯示他決心不走艾森豪老路的傾向。

假定美國的確能夠改取堅定態度，在越戰中示範展開對俄對匪的新戰略，我相信，美國必定可以把困擾在這三角鬥爭中的漫天陰霾一掃而空，爭取到它控制這兩個敵人的優越地位。



實際，美俄匪的三角鬥爭之所謂三角是一個錯誤的假設，真鬥爭祇是自由民主與極權侵略的鬥爭，也可以說是人類正常生活方式與變態生活方式的鬥爭，美國代表了前者，匪俄代表了後者。至匪俄鬥爭祇是這主幹鬥爭中衍生出來的枝節而已。

因此，檢討當前時代鬥爭的動態應該着眼在對立的兩股主流，不應把三者作並行的衡量。

檢討兩股主流，很明顯地極權侵略的勢力日見萎靡，瀕臨崩潰，匪俄是它的代表，而自由民主的勢力日見壯大，美國是它的代表。

極權侵略勢力失敗的主因是共產主義構想落伍，推論不科學，已失掉了它作現時代立國政策的價值，匪俄以為依據，遂致措置乖張，陷人民於水火。自由民主勢力成功的主因祇靠它應天順人，循人類要求作科學處理，顯現它適合現時代建國需要的價值，美國為其代表，卒得多數國家的追隨合作，締造人類共同的幸福。

共匪歷年控制大陸所持以作威作福的是欺人的主義與脅人的組織。文化革命暴露了它主義之已被人民唾棄，不得不藉暴力以圖鎮壓。紅衛兵的造反暴露了它組織的抗不受命，不得不推翻它另起爐灶。主義失靈，組織渙散，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支柱倒了，共匪也就接近了末日了。

共匪的崩潰解鬆了蘇俄客觀上一部份的憂慮，卻無法解救蘇俄主觀上本能的惶懼。史達林列寧當年建立共產政權的綺夢，今日在蘇俄都變成了無法完成的噩夢。資本主義國家並不能符合馬列的推斷而崩潰，反而日見繁榮，變成了蘇俄人民生活艱苦的對象，構成共產制度變質崩潰的威脅。不甘受騙的人民無法威脅控制，可是共產黨的政權，除威脅控制外，沒有其他可以確保的辦法。爲了要予人民比較像樣一些生活的享受，應該加增農業與輕工業的生產，可是保持核子武器跟美國競賽的平衡與配合其向弱小國家示威侵略的要求，俄共又安肯放棄它重工業優先的既定政策。控制生產才可以控制人民，是共產制度必需遵守的原則。但近代工業業務專業化之後，管理隨之而移重心到基層，共產制度倒過來作頂層的控制，遂致設計脫節，執行混亂，效率低落，生產成果一蹶不振。俄共最大的致命傷是任何工作者，在共產制度下，爲人作嫁，鼓不起工作的興趣。黑魯雪夫訪美回國，大聲疾呼，要恢復工作者自發自動的工作精神。但在共產制度下，這是絕對做不到的。俄共怎樣修正，也不能在共

產制度下找得到合乎人性要求的辦法來。爲了這種種無法挽救的病態，蘇俄今天已不再是跟美國並駕齊驅的一股力量了。

因此，美、俄、匪三角鬥爭將褪色而成歷史陳蹟，但如何掌握這歷史轉變的契機，清除賊害人羣的剩餘敗類，尙有待我們的團結努力。（完）

### 附 註

（註一）據美國新聞週刊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號第二十九頁「核子反擴散的希望與顧慮」一文中列表說明美俄核子預算與儲備的對比如下：

項 目	美 國	蘇 俄
本年國防預算	七百二十億美元	四百億美元
洲際飛彈	一千〇〇四枚	四百枚
潛艇攜帶飛彈	六百四十枚	一百二十枚
遠程轟炸機	六百八十枚	一百五十五枚

（註二）毛匪所填「沁園春」詞以賞雪爲題全文如下：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註三）林匪彪在五十四年紀念匪「八一建軍節」抗日戰爭戰勝二十週年，於八月二十九日發表命題爲「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強調毛匪澤東的人民戰爭路線對於當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所謂「民族民主」鬥爭具有普遍性的現實意義。他認定採取「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路線，可以打敗美國，埋葬資本主義。並認爲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北美和西歐是「世界城市」，而亞非拉丁美洲則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革命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

(註四) 聯合國憲章第八章「區域辦法」第五十二條英文原文如下：(中譯不甚通暢，故採用其英文本)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PTER VIII  
REGIONAL ARRANGEMENTS

Article 52:

1. Nothing in the present charter precludes the existence of regional arrangements or agencies for dealing with such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s are appropriate for regional action, provided that such arrangements or agencies and their activiti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Th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tering into such arrangements or constituting such agencies shall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pacific settlement of local disputes through such regional arrangements or by such regional agencies before referring them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3. The Security Council shall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acific settlement of local disputes through such regional arrangements or by such regional agencies either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states concerned or by reference from the Security Council.

Article 53:

1. The Security Council shall, where appropriate, utilize such regional arrangements or agencies for enforcement action under its authority. But no enforcement action shall be taken under regional arrangement or by regional agencies without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註五) 見四十六年六月十日及二十日莫斯科美聯電。

(註六) 見四十七年一月十二日華盛頓法新電。

- (註七) 見四十八年九月廿七日大衛營合衆國際電。
- (註八) 見四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平新華社電。
- (註九) 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莫斯科法新電。
- (註十) 見五十五年五月二日台北中華日報匪情專欄「俄共廿二次大會的分析。」
- (註十一) 見列寧所著「蘇維埃政權成立六週年」。
- (註十二) 見毛匪一九四六年接見美記者斯特朗的談話。
- (註十三) 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人民日報「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紛歧」政論。
- (註十四) 見上述同社論。
- (註十五) 見黑魯雪夫一九六〇年六月廿一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 (註十六) 見一九六〇年四月紅旗雜誌編輯部所著「列寧主義萬歲」。
- (註十七) 全上。
- (註十八) 全上。
- (註十九) 見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之俄共新綱領。
- (註廿) 見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三日陳匪毅在羅馬尼亞駐平大使館國慶酒會中之講話。
- (註廿一) 見中央日報四十四年八月五日「美匪談判」專欄。
- (註廿二) 見新華社四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在北平發表的僞外交部公佈匪僞會談經過。
- (註廿三) 見利潑珊教授所著「政治人(Political men)」一書中。
- (註廿四) 見中華日報五十五年一月四日載其駐美記者劉遐齡所撰「當心美國左派的新花樣」專欄。
- (註廿五) 見中華日報五十五年一月廿八日同記者所撰「新左派份子在華府上演鬧劇」。
- (註廿六) 見五十五年八月九日新華社北平電。

(註廿七) 見倫敦「情報文摘 Intelligence Digest」五十五年七月號。

(註廿八) 一九六七年三月廿日的「美國新聞世界報導」載有其記者訪問韓戰中統率聯軍與北韓談判休戰之克拉克將軍之談話紀錄。克拉克所持見解正與作者看法不謀而合。